

楊鍾羲 撰

雪橋詩話三集

雷恩海 姜朝暉 校點

目錄

序一		金蓉鏡	一四一一
序二		劉承幹	一四一二
卷一			一四一三
卷二			一四八〇
卷三			一五二七
卷四			一五八八
卷五			一六四九
卷六			一七〇九
卷七			一七六二
卷八			一八二二
卷九			一八七七
目錄			一四〇九

雪橋詩話三集

一四一〇

卷一〇

.....

一九二七

卷一一

.....

一九九〇

卷一二

.....

二〇五二

雪橋詩話三集序

古今詩話，皆摘其逸豔，舉其芳馨，而人與時，或不暇論，似公、穀之說《春秋》，但明一義，無以觀其會通。獨左氏之《傳》，嬗嬙家世，旁連交友，並其時之升降，無所不載。聖遺同年之為此書，有似之者。談詩而懷國政，念舊俗，繫族世，序交遊，正得論世知人之旨，非徒博掌故已也。南豐劉氏之為《通議》，略與之合。然其人自稱通隱，而時有惡辭。聖遺以先朝翰林守江甯，有循聲，將駸駸向用矣。國變後遁居滄濱，其所交皆遺黎遁叟文行兩美之士，不沾屠沽一錢半菽^(一)，以賣文自活，於世俗無所詘。境日艱而氣大昌，志彌潔而文以芳。故其為書，連犴激清，諒於故實，庾言似諷，正言似訴，質言似箴，文言似騷，滅沒於驪黃之中，而翔翥於埃壙之外，一寫其忠愛悱惻而已。語副其人，人副其事，以是眇魏晉而晤羲皇可也。予交聖遺三十年，自別京師，又屢見於漢上，不意相從於此，數數過其寓廬，述往事，發憤懣，蓋身蹇而情親，神秘而道合，非世俗之所為交也。嘗以名聲五百歲相助，予至今愧不逮其言，而聖遺遠矣。爰舉《左氏》義以相況，勿視為摘豔舉芳之書，則聖遺之情見，而古人之情亦無不可見，此說書之旨也。^(二)

宣統十一年己未二月二十六日，長水金蓉鏡。

【校記】

〔一〕不沾屠沽，求恕齋本原作「不沾屠沽」，誤。

〔二〕旨，求恕齋本原作「皆」，形近而訛。

雪橋詩話三集序

止廬居士，苦行人也，外樸內朗，無大過，亦無出人人事。年二十五登朝，不為晚；讀書半袁豹，不為愚；口無臧否，不為不至慎；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為不自容；蠶書褒勉，上徹天聰，不為不遇；而汶汶閭閻，萬事蹉跎，不能有所表曝於當世。嘗習為文辭矣，應奉文字，未一當筆，預修典實，程課獨勤；分校春秋試，得士逾額而適為同館所不悅。光緒中葉，異說未起。當途有講漢學者，居士好古訓而不以考據名；有談道命者，居士頗自愛而不以理學重；有尚經世之務者，居士亦通知國故而不能以筆札唇舌嘩世取寵，從吾所好，聊自怡悅而已。乞外十稔，守故官。官制既改，才謂之士，多不次進用。居士錄錄，不一登殿廷備宣室之問；家世京輦，而五陵裘馬有傖楚之譏。廣場密坐，無耳語，亦無驚人之談。名士或目為禮俗，達官又病其高簡。海內不知有此儒，行省不知有此吏。江南瓦解，以親老弟廢，不忍為東海之蹈。狹廬專室，長物蕩然，故人有閱其窮者，束脩之奉，升斗之貸，倚恃為活，至於今茲。仕不爭利於朝，隱不爭名於市。少愛鈔書，不能以院體博輜軒之使；壯習唐法，不能以北碑通篆隸之郵。文章無宗派，吟詠無專攻。傭書之暇，閉戶課子。惟日鈔撮故事，以為雅談，冷暖自知，如魚飲水。承幹無似，竊喜能知居士之為人，既為刻《雪橋詩話》初、二集矣，茲《三集》成書，復為刊佈，以見其避地之久而困學之勤，世有王勝之其人，或能卒讀一過也。

己未仲冬長至日，吳興劉承幹。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

一

歸元恭《明季逸事野錄序》略云：「昔燕都淪陷，毒痛盈宇，於是紫蓋渡江，南都擁立。史大司馬電發金陵，榮陰知奮。哲父之徒，從表驚景。燥者晞陽而集，濕者識陰而歸。若史公得究其志，或掩江漢，帶閩越，猶未裸龍章而悲離黍也。迨公出鎮，柄臣負乘章賂，鷗鴉集林，歸昌鍛翮。宮鄰金虎，各以類從。玫瑰晝列，龜紐夜懸。騁暴清流，將肆鉗網。皇胤猶存，璫宮可辨。振彼窮饑，高張羅織。憾先帝於九京，報桐封之宿釁。於是甯南悍卒以保青宮，清君側為辭，瓜步內虛，壽春外叛。士不晨服，軍不夕燧。史公授命，闕燼成蕪，群奸之罪，其有既乎？予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就所憶質言之、平言之、後世得以考焉。」其援《遼錄》記申元渚叩李成梁邊事曰：「凡所有健兒，恣其所好，衣服、飲食、子女、第宅、及呼盧、俠邪之類，有求必予，但令建功。當其窮時別貸之，責以劫帳先登，計級受賞，即除前貸，故人皆樂為之用。然李氏之費，初以養健兒者，繼漸移以結朝貴。撫、按出都，必預有以張之。山人墨客求朝貴書出遊者，以李氏為利藪。當成梁、如松之貴，與之語，皆娓娓精當。及如柏輩，與言皆贖甚。如標出鎮，不過以孝廉五六人計偕寓其家，上疏舉之。熊廷弼至，即糾如標十大罪下獄，擬辟。廷弼剛而驕，嚴而不當。甯遠一役，袁崇煥實為首功，刑浮於罪。孫承宗練而才，不能無欲。杜松勇而

疏，劉縱為勝。祖大壽家富而勇，非有心負國。滿桂勇而廉，然群帥不服，一戰而蹶。政府中樞，尤多負國。張江陵當國，九邊之事，如視諸掌；葉臺山每邊臣書疏，手自裁答。崇禎朝為中樞者，梁廷棟稍可。持論至為平允，惟於吳三桂有恕辭焉。我朝與明戰，屢得風霾之異。魏默深《皇朝武功樂府·天助師》一章實專詠之。元恭亦言：「遼事之起，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變，靡不彰明較著。惟南都已無咎徵，豈天以為無足警哉！」其言至痛。然明季學士大夫，尚有講學之遺風，宵小僉壬，猶知清議之可畏。元恭序言有云：「墮三百之緒，折九萬之絃，徒使草野遺黎，荷鋸削棘，大澤枉呼。望璿樞而撫心，歎雲庭而致命。貞臣失氣，烈士飲哀，璿鏡不輝，珠囊猶抗。哀哉蒼天，此何人哉！」代異時移，讀之神往。拙著必托始勝國之遺民者，意亦在此。

二

萬年少為僧，後以書畫自給。李舒章假歸，道過淮安，年少以僧服見，舒章望之泣下曰：「李陵之罪上通於天矣。」年少嘗自作背立小象，顧云美為題「扶要道人」四大字，云：「道人扶要，要不可折。杖而扶之，曰『非敢學古人也，病未能耳』。因自寫照，而顧苓書其卷端。」自題云：「此壽道人自寫小照也，寄語世間人，言視其背，其面目不足觀也。」又自書《小傳》云：「萬壽，字內景，好讀書，善楷、隸，守咫尺之志，不慕榮利。甲申、乙酉天下大亂，避地海，為賊所掠，不屈。久之還南村。貧甚，負甕自給，操行勤苦，或時為人傭書，彈琴，賦詩以自娛樂。每念生無益於世，沒且與草木同腐朽，將修身卻垢，以求出世之道，學於沙門。名曰慧壽，號明志道人。己丑中風痺，此身既廢，因思古人有以惡疾成

道者，遂自為贊。贊曰：「既與之以貧，復中之以惡疾，是天之厚施之也。厚施者不能報，則終身隨之，吾與天遊乎？」後復題云：「草間無事，灌鋤既罷，輒自弄筆墨，戲作此卷。」定庵見而愛之，遂以為贈。定庵曰：「海內多故，山川間之，異時出此卷，如對道人。」余笑曰：「千里相思，一夕命駕，子從此將滅影人間乎？不能，則數百里間十日往還耳，子何念之深也。」建安孫陵壽如學於年少，此卷既歸定庵，壽如為作《隰西草堂圖》於後。壬辰，年少至吳郡，登定庵之堂，復為題識數行。案，《隰西草堂文集·自志篇》云：「作《人對圖》第一，《居墓圖》第二，《受業圖》第三，《泛湖圖》第四，《負甕圖》第五，《靜攝圖》第六。」劉湘跋稱：「《自志》共有八圖，今止存其六，此《扶要圖》當即八圖中所缺一。」南村蓋淮市所居，《雜詠》詩所謂「築園南湖西，淮流灌其下」者也。

三

有赤腳僧者，初不如其何許人。嘗過婁上，踵吳梅村之門。梅村止之宿，越一夕，議論不合，遂辭去。癸卯春，住無錫之長春庵，雖溽暑嚴寒，足不躡芒屨。晝則乞食於市，三步一拜，口不知誦何經，喃喃若有所語，邑中好事者輒食之，日不再食。每至申黃門家，則急趨而過。甲辰十一月，忽至齋主家告別。眾詰其將何之，曰：「吾無所往，行且永訣耳。」臨歿，作書致吳門李侍御子木，自述為山西太原人，崇禎辛未進士，申、酉以後，遁跡至此，屬焚其骸，無歸葬。平時養一雞自隨，至是謂其雞曰：「吾死後誰飼汝？盍隨我去。」越一日，雞亦死。嘉定趙哲庵克聲《赤腳僧》詩：「廿載拋家作遠行，蕭然瓶鉢一身輕。江潭憔悴靈均淚，蜀道崎嶇子美情。冰雪歲殘思舊臘，風波海沸隔西京。泉臺知有英靈

在，仍挾天雞候曉鳴。」

四

唐實君《題先師朱昭芑先生遺像》云：「夫子誰儔匹？吾猶及典刑。道風傳泗水，學海極滄溟。博物稱文府，熏人是德馨。時逢遷亳社，不擬裸周廷。偕隱田居室，深棲野史亭。鑽研讎往紀，寂寞抱遺經。萬卷判頭白，千秋待汗青。共瞻通德里，獨指帝車星。朝議思周黨，鄉人敬管寧。但看鴻避弋，誰想鳳儀庭？」案：昭芑，名明鎬，太倉人，十七補諸生，為復社名宿，與周子俶齊名，稱朱、周。讀書手自勘讎，朱黃鉤貫，有《史典》、《史幾》、《史略》、《史風》、《史游》、《史嘉》、《史芸》、《史異》、《史最》、《史俳》、《史鑒》、《史祭》、《史糾》十三種。會世變，絕意仕進。詔舉山林隱逸，學官以其名聞，以死自守。卒於壬辰，吳駿公為志其墓。實君自成童許為國器，實君詩所謂「都講堂前立，微言帳後聽」。曾誇雲際鶴，愧老案頭螢」者也。至稱其未病時，夢上帝使人趣召，及病革夢百神來迎，則未免語怪矣。

五

無錫黃漢臣、馬大林齊名偕隱，樂道安貧，為里閭所矜式。秦留仙《里兩翁詩》：「白楊蕭蕭起夕風，高墳古碣千山空。人生貴賤等為死，文采吾悲里兩翁。兩翁生長梁溪城，死同涕淚生齊名。九原不作黃江夏，四壁今無馬長卿。長卿早入金閨籍，家世才華照東壁。白馬青絲白面郎，二十登朝人噴

噴。一自黃巾破故都，君家文肅獨捐軀。痛哭君親慘天地，芒鞋投隱在江湖。湖邊花柳芳菲節，花色殷紅杜鵑血。只道先生愛看花，月落空山心寸折。文賦江南庾子山，流傳筆墨在人間。酒酣向我一揮灑，半落秋燈風雨還。自說前身老衲子，心空妙解無生理。每將止觀教黃翁，他時共出青蓮裏。黃翁多病苦著書，柴門高柳城東居。三更熟火因煨芋，五月披裘非釣魚。早謝青衫甘韋布，圖書考索從無誤。高文金石滿名山，細字巾箱不知數。精研梵夾幾春秋，學餌丹砂悔白頭。摩詰中年修淨業，樂天老去覓丹邱。空有文章誇屈宋，草堂萬卷無人誦。執紼貧交范式看，傳經弟子侯芭重。兩翁吾里真典型，一時凋謝愁晨星。遞相祖述杜陵意，後生誰者窺門庭。我今哭兩翁，襟被人東魯。欲將西風淚，灑作泰山雨。一洗秦皇無字碑，不隨文士歸黃土。』泰安車中作也。

六

明遼藩裔術桂，字天球，由輔國將軍依唐藩閩中，封甯靖郡王，崎嶇兵間，無成，事窮蹙，竄海外。迨鄭氏歸命，無所之，遂自經死。臨終書《絕命詞》云：「艱辛避海外，總為幾莖髮。於今事畢矣，不復采薇蕨。」聞者悲之。時年六十六，葬鳳山竹滬里，姬侍從死者五人。蓋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六月事也。有玉帶流傳民間，武陵朱幼芝為賦《一元子玉帶歌》云：「臨濠龍種岐海死，以數莖髮為終始。鼎移社屋逾三紀，毅魄猶依故遼邸。可憐赤嵌城，夜夜荒雞鳴。可憐竹滬溪，年年杜鵑啼。九十年來同聲哭，絕島無祠薦秋菊。蕙香亦剩幾抔土，遺帶還餘一束玉。帶兮帶兮！當年玉人用意琢百鹿，那知一旅無成莽馳逐。幸也末路完其璞，皓潔奇姿出陳櫝。君不見，七客寮中信國硯，玉帶生歌酬唱遍。不惟

其物惟其人，正氣常留石一片。我今為帶作此歌，歌成信手書擘窠。誰歟和歌謝皋羽，勿煩屬筆趙孟頫。〔范九池《五妃墓》詩序謂：「施襄壯客澎湖，王語諸妃曰：「我死期至矣！」皆對曰：「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同縊堂上。」五妃：袁氏，王氏，秀姑，梅姑，荷姐，墓在臺灣縣仁和里。）

七

熊蔚懷司空《贈八大山人》詩：「高士南州逸，東湖煙雨寒。伊人千載後，秋水一編看。把卷吟詩好，聞名見面難。相期拾瑤草，長嘯碧雲端。」「林巒供放眼，城市即山中。予亦巖棲者，將無玩世同。絕祛名士態，定許酒人通。笑彼雲煙客，崎嶇走雪風。」「程柯坪題其《菌筍圖》云：「誰能畫菌如畫芝？銅釘茁土仙漉漉。誰能畫筍如畫荻？凍雷怒蟄錦棚坼。山人泚筆絕藝兼，圓堆壞笠犀擢尖。伊蒲饌淨穀神醒，擷蔬不受肥糴黏。石城回首烽煙動，朱邸繁華成昔夢。寄生已分笑靈椿，結實何心飼饑鳳。一龕枯坐雪燈昏，薇蕨西山忍共論。君不見，國香零落鷗波澗，芳草王孫斷客魂。」

八

徐元歎居落木庵，斷炊絕粒，靈巖退翁分鉢中餐以周之，他有所遺，不屑也。嘗以庵地質錢於靈巖繼公，手書券，而華山藥公為之居間。藥公，嘉魚熊魚山開元為僧，住蘇州之華山，名正志，號藥庵者也。落木庵券舊藏蟬溪海會寺，並元歎遺像在焉。朱西生詩云：「落本歸根定幾時，一庵猶是費支持。

亭中搆史《中州集》，江上招魂《上峽》詩。遊客貧來惟賣屋，故人難後已披緇。可憐家國飄零者，佛火空堂淚暗垂。『蘗公抗疏重前朝，淚血河山歲月遙。鶴羽飛邊禪錫住，龍髯攀後劫灰銷。巢、由結屋真多事，支、許同林定久要。今日天池秋草遍，一杯殘茗話僧寮。』蘗庵，天啟乙丑進士，初仕吳江令，晉吏垣，崇禎壬癸間直諫拜杖。康熙乙卯駐錫吳江，距作令時五十年矣。沈永令贈詩有『士女爭來瞻瑞相，拈花舊是宰河陽』之句。其《落帽石》詩云：『空山冷落一危冠，敢道威儀似漢官。只為儒家收不住，特留當路與人看。』亭林有《同王元倬及楚二沙門泛舟》之作。二沙門，謂魚山及髡殘也。髡殘，號石谿，湘潭人。

九

濟陽陳蒼屏明經王政屢徵不起，種藝自給。張稷若訪之，值其灌園，退而賦詩云：『擾擾當時士，日夜幾能休？夫子何獨爾？意靜如懷秋。散髮自灌園，緬邈對平疇。高柳拂清襟，濯漱有寒流。我來適見之，下風依颺颺。開顏獎弱植，酌我餉餘甌。慰我屢空懷，訓言日夕周。吾道有通塞，此外更何求。再拜識此意，歸理柴車轡。』卒於順治癸巳。稷若為撰墓表，稱其整潔和厚，遠物役，絕名累。善治經，遊其門者無敢自軼，誠高人之逸軌也。同邑金溫其上舍式玉，鄧溫伯訓導光玉均與稷若善。溫伯《讀菴庵閒話贈稷若》云：『十年成一車，未可行山谷。非不美輪輶，崎嶇慮折軸。荊榛結輪牙，崖壘多局促。所以阮籍輩，每至窮途哭。澤中有雷隨，且向此中宿。』溫其《小園獨酌憶張汗漫》云：『開尊對籬圃，綠蔭慊幽心。花氣微通袂，松風時動琴。避人謀自得，采菊興仍深。忽憶同心侶，狂懷滿古今。』汗漫，稷若別號。

一〇

嘗見倪文正詩畫冊，題者為「潞河門下士張文珽，明天官尚書郎西泠張中發，南山逸史陳于鼎實庵，吳趨後學葉襄聖野，西陵門下士吳山濤，晉江舊史慙齋黃文煥，會稽唐九經豫公，鈞史查繼佐伊璜氏」，皆遺民也。胡介彥遠以所畫《茅亭清樾》與舊作《橫山訪江十一浩》詩神似，即以此詩題其後。詩云：「山曉晴暄似早春，孤懷直上四無鄰。踏星入塢已千里，負手獨行無一人。出澗清泉驚世俗，向山白鳥絕風塵。何時下馬投鞭去，萬壑千峰一個身。」張吏部詩云：「故林不可望，勉向東南飛。桑柘何萎黃，使我初願違。束身同萎草，冉冉忘朝暉。陌葵恣霜露，各自競芳菲。時節變晷候，況復別早微。憶我吳門友，咳唾盈珠璣。文章不易貧，妻子恒苦饑。士窮節乃見，耿耿神相依。欽子存今是，感我昧昨非。曾無裘與葛，空爾念緇衣。秋風發清飊，颯颯動荆扉。東海豈不潔，慚愧首山薇。」亦《答吳門友人》舊作而似履上者。履上，蓋文正之孫，中發稱履上為表弟，文正其外祖行也。

一一

鄭縣葛同果，明崇禎庚辰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為端敬殿講讀較書官，以親喪歸家居三十年。范忠貞撫浙，薦不起。著《昭忠錄》，紀北都死事、南都死事、封疆死事。吳青壇《七君子詩》稱為「躬耕老泉石，樂道以長終」者也。

一二

雪湖楊高士秋，字碩甫，吳江平望人，為瞿忠宣幕賓。忠宣殉粵西之難，高士慟哭軍門四日，收遺骸歸葬虞山。康熙辛酉陸清獻遇之於虞山，為序其詩。明豫章宗室乞食來吳，居高士家三載，學仙，指松為姓。故虞山立松仙祠，以高士配。虞山拂水巖雙忠祠祀忠宣及張都督同敞，高士亦配食焉。林垓村尚書題其遺像後云：「孤臣灑血殉蒼梧，義士招魂到海虞。劫換紅羊忠骨在，歌殘朱鳥淚痕枯。三軍動色愁風洞，一老歸蹤話雪湖。奚取松仙同配食，新祠拂水薦生芻。」意在軒輊，然松仙亦何可多得？湯誼卿《彭城詠古》云：「更生原是楚藩宗，經學當時子駿功。猶有外家封事在，如何竟作國師公？」讀之一慨。

一三

楊雪臣有《辨正整庵困知記》一書，詩曰《旭樓集》。《自題旭樓小照》云：「扶桑原有日，日日上檐楹。負曝將安獻，朝陽自有情。問年疑隔世，顧影愧平生。衰老君無慮，南山酒共傾。」《不眠》云：「忽憶丁年無限事，難調子夜不眠心。」《元日》云：「空勞天地能留我，敢向松喬更乞年。」安溪所謂「有子房之心，靖節之操」者也。其《答錢行父論管夷吾不死》云：「召忽固臣節，仲也生亦仁。一死良所易，聖賢重生民。反面任貽譏，識者得其真。安能守區區，坐見斯世淪。雖無鮑叔知，而志在必

伸。試問求生者，誰為匡濟人？」意重收句，讀者勿以詞害意可耳。

一四

盧紫房《胥鈔役竣祭告少陵》云：「鈔杜為新本，膳鍋苦未精。十年曾有約，三歲始能成。尚覺留遺憾，還期畢此生。焚香重下拜，一片古今情。」又有《讀杜微吟》五言律十首，取材本集。其詩云：「何氏山林好，重遊興未闌。平明尋杜濟，乘雨過蘇端。崔李無新態，阮朱作古歡。殷勤憐衛八，兒女媚盤餐。」勝絕東樓會，清宵晏左莊。茶瓜齊已屋，圖畫贊公房。司馬攜錢助，倉曹饋醬嘗。古溝名丈八，妓舫納浮涼。」布襪青鞋淨，恣遊遠近村。讀書花嶼麗，燒藥竹齋溫。杜曲神恒往，仇池意每存。但能成小築，隨處武陵源。」才得東柯谷，西枝又有村。醉眸收錦里，老腳放夔門。所至營茅宇，臨行贈果園。江天雲霧裏，寂寞少微尊。」把臂逢高李，酒酣登吹臺。岱宗青未了，函谷紫還來。雲木朝光集，金銀夜氣開。後園山腳近，屢上亦悠哉。」結束游山寺，聞鐘發省深。慈恩高塔唱，歷下古亭吟。萬丈潭澄目，千秋雪洗心。躊躇無限事，一一寄登臨。」追酬常侍作，憐友望南雲。鄭重張顛字，推崇庾信文。情親哀司業，年老惜將軍。最是難堪處，行經太尉墳。」文章驚海內，詩卷破來新。即事非今古，高歌有鬼神。李蘇師友密，陶謝弟兄親。乃祖無遺恨，慈孫是替人。」

一五

董蒼水《訪沈友聖村居》有「高士寡所營，雅懷在行素」之句。友聖名麟，青浦人。《寒夜寄侯研